

因爱◎著

爱情如此短暂，而遗忘太长。有一种爱，会让我们泪流满面。

WUWANG

朝華出版社

勿忘



晋江原创网
WWW.JJWANG.COM

因爱◎著
WUWANG

句志

朝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勿忘 / 因爱著. - 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7. 9

ISBN 978-7-5054-1681-9

I. 勿… II. 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8332 号

勿忘

作 者 因 爱

出 版 人 郭林祥

策划编辑 王 磊

责任编辑 赵 明

特约编辑 刘 艳

责任印制 赵 岭

封面设计 小 贾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88(总编室) 68433141(编辑部)
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 字 数 295 千字

印 张 17.5
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1681-9

定 价 23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第一卷 · 1

一生唯愿人长久

混沌 · 2

婚嫁 · 5

第一夜 · 9

囚 · 13

迷情 · 16

小楼 · 20

沉默 · 24

端午·初夏 · 27

疑是故人来 · 30

秋猎·梦见的故事 · 34

锋芒 · 38

善格格 · 42

南巡·行路难 · 45

南巡·望乡 · 48

镇江的钱先生 · 51

金山寺 · 56

六月 · 59

冬日琐事 · 62

又见默止 · 65

琴音 · 68

茫然若失 · 71

学艺 · 75

重逢 · 79

腊八·拜师 · 82

目 录
CONTENTS

86 · 钮钴禄氏

89 · 亲人

93 · 前夜

97 · 病中记事

101 · 弘时·轻寒

105 · 依恋

108 · 封王

110 · 十年

113 · 生日

116 · 布施

120 · 日落

124 · 琐事

127 · 孩子

131 · 醉

134 · 穿越,毒药以及婚礼

139 · 雪后·长生

150 · 相依相守不相识

第二卷 · 161

何曾千里共婵娟

新君雍正 · 162

善妃 · 166

烹人 · 169

太后 · 174

圆明园·送春 · 177

立储·指婚 · 182

伤逝 · 187

又莲 · 193

冬天 · 197

恋爱·自欺 · 200

丈夫·情人·孩子 · 203

毁·孤独 · 207

殇 · 211

春归 · 215

宫外 · 224

之子于归 · 227

山居 · 230

梦 · 234

追忆·年华 · 239

殊途 · 242

同归 · 249

尾声·勿忘 · 254

CONTENTS
目录

257 · 第三卷

番外篇

258 · 番外之四四篇

265 · 番外之弘历篇

271 · 番外之初夏篇

274 · 番外之弘时篇

WUJIAN 第一卷

一生唯愿人长久





【混沌】

九月末的北京还是挺热，大太阳的，一丝风也没有。

我站在一处旧四合院前——北京这两年把四合院拆得差不多了——拿着数码相机，准备给这所马上就要拆迁的旧居照几张照片。我的一个专门研究清史的学长说这里有可能是前清时的旧居，叫我来拍几张照片。他自己要去见一位教授。

我是专攻世界史的，对清史不是很感兴趣，已经准备明年飞伦敦了。但是学长的请求还是不好推托，也就当是欣赏传统建筑了。

旧院子里的住户已经全搬走了，破败得厉害，简直不能相信这四合院不久前还住着人。

我在门前和前院里照了几张照片之后，跨进后院。

后院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尽管被住户瓜分得支离破碎，但还是依稀可见往日的主人曾仔细打理过的痕迹。

选了好几个角度，拍了下来。

转到墙根下，我看见墙根底下半埋着什么，似乎是一个瓷器。

我蹲下来，扒拉了一下，什么也没有；不甘心，刚才明明是看见的，我用了一点力。

还是什么也没有看到。耳朵里却觉得有什么动响——除了不远处施工队的叮叮当当。我猛然惊醒——我是在一处破墙根下，昨天刚下了大雨！

然而已经来不及了。那面破墙坍塌了。

我最后的念头是，我不想死。

“你怎么能狠心抛下额娘啊！小善啊！小善啊！你给我回来啊！”

一个女人凄厉的哭声让我浑身一颤。

世界立刻安静了。

“啊——啊——姐姐没死啊！”一个男孩尖细的声音。

世界又爆炸了。

我勉强睁开沉重的眼睛——房子里太暗了，可怜我六百度的近视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我又晕过去了。

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,我又迷迷糊糊醒了过来,但还是累得睁不开眼。

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。那只手软软的,小小的,很温暖。

“我的儿啊,你真是吓死我了。这次大难不死,你必有后福啊。”

妈妈?我心里暖暖的,又有些迷糊。我是怎么了?想了半天,终于想到自己是被破墙砸得晕死过去了,也不知睡了多久。

“我的儿啊,我……”妈妈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泪水滴在了我的手上。

我清醒了一些,妈妈这是哪儿对哪儿啊,什么“我的儿啊”?而且我们是江苏镇江人,都说镇江话,在家从来也不说普通话。

我忽然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——她不是我妈妈,那她是……难道这个医院的精神病人是不隔离的吗?我亲妈又上哪儿去了?

我慢慢抽开手。

谁知那个女人感觉到了:“小善,小善,你醒了!你醒了!”

我再害怕也只好睁开眼睛。

我愣住了——一个古装女人正满怀关切地看着我,眼睛里满是喜悦的泪水。那神情绝对不掺假。

我缓缓地环视四周——屋里点着蜡烛,一张古色古香的书桌,衣柜——要不是我是学历史的,肯定会把它划为破烂范围。

我又晕过去了。

我再醒过来的时候,天已经亮了。我觉得浑身都不自在。我这是怎么了?我从床上坐了起来。那床花花绿绿的被子,在我看来也是说不出的丑。

一个女孩子推门进来,一看我坐在床上,立刻跑出去激动地喊:“小姐醒了,小姐醒了!”

我决定在彻底搞清楚状况之前,什么也不说。

昨天半夜见到的中年妇人小碎步地走了进来。一面走一面对那个丫头打扮的说:“还不快去把药端来!”

我现在想不相信我是穿越了时空都不行。

“额娘来喂你。”中年美妇人温柔地说。

我木然地一口一口地喝着药。药是苦是甜我也没尝出来。

我是苏理庭,生于一九七八年,与改革开放同一年诞生的大好青年。现在正在不明时空里做不明运动。

那我在二〇〇四年怎么样了?

我一想到我在未来已经死了,心就痛得要命。眼前这具躯体可能也是将死之人吧,却不知怎么的,让我占了。



“额娘，”我张口说了第一句话，声音和我原来的有些不同，柔柔的，很女人，“我想照一下镜子。”

“额娘”笑了起来：“你呀，真是，人还没好，就紧张容貌。”但她还是给一边的丫头使了个眼色。

丫头把镜子举到我面前。

我差点把吃的药都吐出来。

这不还是我原来的样子吗？再仔细看看，又和我有些不同，比我更清秀。

“怎么样？满意吗？”额娘问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就含混地支吾了一下。

丫头转身出去了。

额娘摸着我的头，说：“我的儿啊，你这一病病得真不是时候。”

她的脸色暗淡了许多。我心里却不知有多感激这位小姐这一场大病。

“你知道，本来聘礼都下了，结果你这一场大病，弄得你阿玛没法向四贝勒府上交代。四福晋也有些怕你和四爷相冲。”

“哇——”

我一口把刚才的药全吐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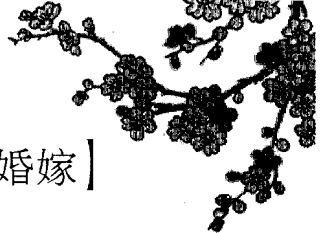
虚弱地挂在床边，再也顾不得“沉默是金”的原则，死死抓着额娘的衣角：“四贝勒？四福晋？今年是哪一年了？”

额娘心疼地拿茶给我漱口，又叫丫头赶紧清理干净了，她才坐下来，说：“康熙三十九年啊。额娘也知道你心里着急，但这也急不来。福晋那边也没有明确放话说要退了这门亲，咱等等再说，再说你现在也好许多。也许事情会有转机。”

我心里想的却是，康熙三十九年，那就是那个四贝勒了。

额娘把我按在床上，说：“别胡思乱想了，亲事自有额娘为你张罗，你安心把身体养好。”

我开始冒冷汗。我要嫁到四贝勒的府上？



一个星期之后——我应该改口说是七天之后——我基本能下床了。

也不知道这位善玉小姐得的是什么病，总之自从我附体之后，就一天一天好了起来，把家里人高兴坏了。

善玉，这个名字把我憋笑了半天，简直是取了个现成的绰号——山芋。

善玉的大哥十八岁了，在丰台大营做事。嫂子已经怀上二胎了。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善玉的额娘是正室。另外，阿玛还有三房姨娘，四姨娘去年染病死了，留了个女儿，善玉额娘抱过来养了。

看来这是一个中产阶级，正努力想向真正的上层阶级靠拢，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——联姻。

善玉今年十四岁，今年准备抬进四贝勒府里做侍妾。谁知道偏偏病了，只好暂时作罢。

我不知道我和善玉是不是有什么奇妙的缘分，总之，她除了面貌和我相像以外，身高也和我差不多，甚至，我锁骨上的一枚蝴蝶形胎记她也有。

要不是我的记忆那么难以磨灭，我简直要不知自己到底是从何处来的了。

“现在可大好了？”中年男人穿着朝服，那是善玉的阿玛。

我福了福。

“是，阿玛。”我现在还是觉得少说为妙。而且相比较那个温柔的额娘，我不太想答理这个阿玛。

我自己的爸爸是搞餐饮的，一天到晚乐呵呵的，总是整出些稀奇古怪又很好吃的东西逗我开心。

我研究着他的朝服，品级还算高，三品，也算是大员了，何况是京官。

“那就好。赶明儿，我还要再去让老张去和贝勒府上的管家说说，看福晋的意思。”阿玛去更衣了。

我知道他不会死心的。

在这里待了还不到半个月，我已经觉得快闷死了。以前上大学在寝室里卧谈的时候也讨论过“古人没有电怎么打发晚上的时间”的无聊话题，现在这变成了我最迫切的问题。

在每一个寂静无声的晚上，我就像发疯了似的想我的妈妈、爸爸。想他们根

本不知道他们的女儿其实还活着——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，唯一的宝贝。我只是想他们知道我还活着。

我会有尖叫的欲望，但我不能。我只有把枕头塞在嘴里，拼命咬下去，才能制止自己在漆黑的夜里痛哭尖叫。

我好了不久的一天，额娘告诉我过两天要去法源寺上香还愿。叫我好好准备。

我对这么多天以来唯一的一次出行感到兴奋。

小红在给我梳头的时候，我还是在笑。

小红是我的使唤丫头。我还以为以前的小姐都会给自己的丫头起个别致的名字，小红这个名字也太俗了。善玉，小红，就这个情况看这一家子文化水平都不高。

“小红，”我对这个看上去和我一般大的女孩子说，“给你改个名字吧。”

小红很爽快地就答应了。难道她也早就对自己的名字不满？

“就叫轻寒吧。”我为这个酸得要命的名字自顾自地笑了起来——真是矫枉过正啊。

“是，奴婢记下了。轻寒。”小红又爽快地说。

“这是取自一首词，漠漠轻寒上小楼。”我说。

小红笑了：“小姐觉得好的，那必定就是好的。”

我看着镜子里整理一新的自己，也笑了。

出了宣武门，从教子胡同转过去，就到了法源寺。

家眷基本都来了，虽然不及我在《红楼梦》里读到的那么气派，但也有了丝丝贵族的感觉。

这次名义上是来为我病好了还愿，顺道祈福。但很快我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。

在客堂里才坐了片刻。丫头就附在额娘耳边说了几句话。额娘立刻走了出去，一会儿工夫又进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两个丫头，都不是本府上的，看着眼生，穿得也和一般丫头不同。

额娘满脸掩不住的喜色对我说：“赶巧了，四福晋也来上香，叫你过去见见。”

我放下茶，跟着那两个丫头去了。

一路上那两个丫头不住地扫视我，我只管看着脚下，走自己的路。去见四福晋倒不怎么害怕——怎么都只是一介妇人罢了。

唯一担心的是，她将会成为我的顶头上司。

进了一个清静的小院子，两个丫头打帘子让我进去了。

我连眼睛都没抬，向着正中福了福：“给四福晋请安。”

“好。过来坐。”一个好听的声音慢悠悠地说。

我慢慢走到她身边，也不坐下。

那个声音轻轻笑了：“倒是怕生得紧，难怪你额娘紧张你。坐吧。”

“是。”我轻声说。这才坐下了。

“真正是个美人呢，怎么就这么怕着呢？倒不似旗里的姑娘了。”福晋说。

我想，再不抬头就矫情了。于是抬起头，看着四福晋说：“早就听说四福晋贤淑温良，怕辱没了福晋，所以不敢抬头。”

那是一个鹅蛋脸美女，看上去很年轻，表情却相当老练。我知道，康熙三十九年，四贝勒不过才二十二岁，这位福晋也不过二十出头。

福晋笑了起来：“你小小年纪，说话倒是有意思。你额娘还说你阿玛不让你读书，就你这资质，若是念了书，还不赛过男子？”

我连忙说：“让福晋见笑了。我怎么能和男子相比。”心里却想笑。他们读过的书我读过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书我也读过。

福晋让我喝了茶，又和我闲话了半天，不过是问些身子好了没之类的。我也就照实说了，并不想隐瞒。

因为我已经觉得被抬到四贝勒府上没什么不好了。

反正他最后也会是皇帝。既然有个已知的结果在等我，我又何必去费心呢？

一个月之后，轿子把我抬过了门。

额娘在我临走时很是舍不得。她私下对我说：“听说那位贝勒性情很是古怪，你一定要小心，所幸四福晋一向体恤下面人。你好好地侍候好福晋，她就会庇护你。也不知道你阿玛是怎么想的，把你给了这位爷。”

我倒是很想安慰她，因为四贝勒也不是她想的那么糟糕，至少，这门亲事说不定将来就能光耀门楣。

阿玛也赠了我几句。

“这是你的福分，不必牵挂家里，你大哥已经升了。我也不是指着你能怎样，也不是压哪个皇子的宝，只是太子那里没门路，八爷府上的福晋又着实厉害。”

他絮絮讲了不少，真是越描越黑，却让我佩服起他的远见来。

我也想过我结婚时候的光景，但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冗长又乏味。新郎

婚嫁



连面也没出，只有我不停地磕头。

没完没了的仪式之后，我一个人坐到了床边，知道自己不过是个侍妾，上不了皇家的玉碟。但是，现在问题又来了。

我到底是他众多妃嫔中的哪一个？

我虽然不是专攻清史的，但是还是读过些这方面的书——从来也没见过我这号人物。以我现在的水平竟然混得那么无名，真是太悲哀了。

或者我本身就是一个淹没在历史里的小人物？

还好，我的老公——虽然是和很多女子共同分享的——却是混得相当不错。

这样想着，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仪式不出现，不会连洞房也不出现吧。

若是我苏理庭自己的身体到了这里，事情恐怕就要像韦小宝爵爷说的那样，“大大的不妙”了。但是现在没关系，我相信善玉这个才满十四岁的女孩子还是处子。

我蒙在红盖头里气闷得要死，这应该是一种心理作用，但我还是觉得非常憋闷。

我掀开一角，轻寒立刻说：“主子，还是赶紧盖好吧。”

我白了她一眼，轻声说：“你去外面看看，这会儿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了？”

轻寒第一大长处，就是特别听话。

大概十五分钟之后，轻寒小碎步地跑了进来，我一下子掀掉盖头：“怎么样？”

轻寒小声说：“我听到外面有几个大丫头在嗑牙子，说什么福晋、侧福晋和两个格格在和四爷吃酒，好像是家宴。我去打听了下，好像还没完，又说晚了，可能就不过来了。”

轻寒夹七夹八地说了半天，我也就听了个大概。

主仆两个对着蜡烛愣了半晌之后，我看到轻寒脸上欲言又止的神色，心下狐疑，问：“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情没说？”

轻寒嗫嚅着说：“刚才我听到那几个大丫头编派主子。”

我倒来了兴致。

“是吗？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轻寒见我并没有生气，就接着说：“她们说主子进门连酒都没有摆，出手又比不上其他主子阔气，还说，爷不喜欢高个子女人。”

我笑了起来，我也不知道这善玉怎么就和苏理庭长得一般高，这对古代女子来说是有点高了。

“还有什么？”我问，用来消磨时间也是好的。

“她们连咱家老爷也说上了，说他不过是个五品武官，怎么也比不上她们主子有背景，还说老爷是求爷爷告奶奶才把小姐塞进这府里。”

我这下愣住了：“五品？咱们老爷是五品？”

轻寒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是啊，前年放的五品，你就是那之后聘到这府的。”

我还一直以为我的“阿玛”是三品，是我把朝服式样记混了。也是，若是四品

以上，十四岁的女儿肯定是要去选秀的，这倒是我疏忽了。

轻寒把这些都说了之后，看着我，似乎是等着我示下。

我拉过轻寒的手，柔声说：“轻寒，这些都是些浑话，你听着告诉我就好，千万不要再去告诉别人，也别去与她们理论，也不可编派别的主子，知道了吗？”

轻寒第二大长处，就是凡事不用我吩咐第二遍。

轻寒第三次去剪烛花的时候，说：“主子，怕是爷不会来了，我服侍你睡下吧。”

我摇头说：“你去外间睡吧，我自己等。”

我又把盖头盖上。我睡不着。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“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”。

思绪乱飞。想到我的前男友。在一起三年多，我要去英国，他想我做家庭主妇，说分就分了。若是他看到我的现在，像坐牢一样拘禁在一小块天下面做一个男人的奴隶，他会不会哑然失笑，对我说：“阿离，你还不如和我结婚呢。”

又想到老天给了我第二次活下去的机会，我是否应该顺着上天的旨意，对这一切感恩戴德？

现在想这些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。但只有这些虚妄的事情才能安慰我。让我觉得我还不是生不如死，至少，我还在思考，我还能思考。

门忽然被推开了，我的心忽然收紧了，我听到轻寒一骨碌爬起来的声音。

“爷……”

他到底还是来了。

有好几个人的声音，有个老婆子服侍着把我的盖头掀了。然后所有的人都退下了。

空气很阻滞，我有些呼吸不畅，比刚才盖着那块布还要憋得慌。

我忽然想到西方一个小说家，说夫妻行礼结为夫妻之后，谁先说话，谁就掌握了夫妻间的话语权。这在现在这个时空里当然是不适用的了，但为了安慰一下自己，我决定还是相信。我扑通一下子跪下来。

“四爷吉祥。”我响亮地说。心里又冒出一点希望，还好，我的幽默感还在。

“起来，起来。”声音里有点不耐烦，他在床边坐下。

我站起来，还是垂着头，眼睛一直盯着那双靴子。但我分明感到有目光在我脸上来回扫视。这家人看人都是用“扫”的吗？

“你叫什么？”他的口气很平淡，有淡淡的酒气传过来。

我差点笑出来，原来旧式婚姻的第一句话真是问名字。

我是苏理庭，是苏理庭嫁了面前这个男人。

“阿离。”我终于抬起头，看着他。比我想象中瘦，但没我想象中凶。

“阿离？这个离字太悲切，我不喜欢。”他的眼睛里蓄了些嘲讽的笑意，让他清清爽爽的眸子很有挑衅的意味。

我又垂下头，说：“阿离是小字，正名叫善玉。”

“这个名字又落了俗套了，不若阿离来得清朗雅致。”他立刻说。

我垂着头不说话。忍耐，忍耐，再忍耐。

深呼吸三十秒。

深呼吸一分钟。

有点不对劲。

非常不对劲。

我听到有轻微的鼾声，他已经靠在床边睡着了。

我出了一口气，轻轻走到桌边，脱了重得要命的头套，还有那双不是人穿的鞋子。倒了一杯茶，拿了一块糕点，自顾自地吃了起来。

他们倒是有家宴，快活得很，苦了我一整天什么好东西都没吃上，还不停地磕头，真是造孽。

现在应该去做什么我当然知道，应该履行侍妾的职责，去给他更衣，服侍他睡觉。但我现在就是不想动，只是想享受一下这片刻的欢愉。

我坐在桌边，端着茶，就着糕点，开始细细打量那个男人。

他现在还很年轻。额头光洁，有线条优雅的鼻子，可能龙准是帝王之家的一个标志。还有看上去很敏感的嘴角。

他的眼睛很深。

我被茶呛住了，他正睁着眼睛，看着我，似笑非笑。

他朝我走过来，我又是扑通一跪。

他伸手扶了我，又在我脸上擦了擦：“也不要太拘谨了。”

也不要太拘谨了？

可能他喜欢玩疯一点的？有可能，他这种压抑太深的人往往需要找一个发泄对象。

我不是初经人事的小姑娘，但就是紧张，他用力握住我的肩，好让我抖得没那么厉害。



我紧紧地抱住了他，他的气息让我觉得安全。就好像这个时空里，我只是狂风中的船，随时会被命运抛到不知道哪个角落去。好像他是我与这个陌生而残酷的世界唯一的维系。